

散文·乡村纪事

# 过年,那些温暖的往事

□王剑

一  
一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为一家人的新衣新鞋筹划。

家里人多,都添新衣新鞋是不现实的。母亲盘算着,谁的修补一下,还可以将就穿一季;谁的半成新,改造一下让小的接着穿;谁的棉衣四处露着棉絮,修补又挂不住针,就考虑做一件新的。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定量的:一单一棉。从暮春到深秋,穿单的;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才换上棉的。因为量少,我们穿起来都很爱惜。做衣服的布,是织的老粗布,母亲提前染成了黑色或深蓝。棉花是自家种的,已弹成了棉絮。鞋底是提前纳好的千层底,只需要扯上几尺条绒布做鞋面就可以了。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母亲制作棉衣的过程:描样、裁剪、填棉、压线缝边、制作布纽扣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母亲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坐在床边,趁着昏黄的油灯赶制棉衣。母亲的手在棉衣上奔走,针线发出“唛啦唛啦”的声音。有时候,针不那么锋利,她就把针在头皮上蹭一蹭。有时候,针刺了手,她就把指头放在嘴里吮一吮。几天之后,一件厚实温暖的“撇肚儿”棉袄就做好了。

在我的山区老家,西北风总是不停歇地吹着,风又硬又凉,还常常携带着雪粒。过年时,如果能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撇肚儿”棉袄,幸福感就会一下子暖到心里。

二

腊月二十八一过,母亲又忙活起来了。一年里节余下来的麦子都磨成了面。母亲说:“咱蒸几个豆馅馍吧!”

我们那里多是贫瘠的山地。一年到头都要吃红薯和玉米,吃得人嘴里寡淡得很。要是过年能赶上几个白面馍馍,那是最开心的事。

母亲开始动手做馅。馅料是我们家乡产的柿子皮儿和红豆。母亲把它们放在一口大锅里,煮熟后拌成稀烂的紫泥。母亲手脚麻利地一通忙,一会儿工夫,豆馅馍就上笼了。灶台里的干柴“哗哗剥剥”地响,锅里的水汽幸福地摇曳。我们几个围在锅台边,盯着那些跳动的火苗,不停地咽口水。

终于揭开盖子了,母亲慢慢吹开那些水汽,用准备好的竹签蘸上颜料,在胖乎乎的豆馅馍上一阵轻点。一朵朵梅花便绽开在氤氲之中。母亲把豆馅馍分给我们每人半个。我们欢叫着跑开了。

母亲把红薯粉子倒在瓦盆里,用水和匀,然后抱来一捆劈柴。水开了,母亲把和好的粉汁徐徐倒进锅里,用小面杖慢慢地搅动。粉子的颜色由浅而深,变成青灰色时,火候就差不多了。

母亲把烧好的凉粉盛在一个个大碗里,冷成一只只粉团儿。粉团儿晶莹剔透,像硕大的玛瑙。待到吃时,把它们打碎,和豆腐、海带、野木耳、山野菜、萝卜丝、小菠菜一同烩汤,味道鲜美极了。

母亲拿一把小铲子,拨开积雪,把菜窖里的萝卜和葱拾在篮子里。葱和萝卜上都沾了泥土的气息,有股春天的清香。

母亲坐在一个小矮凳上,细细地洗。腊月的寒风,悠悠地吹过,母亲通红的手,衬着萝卜的青、葱的白,在我的眼里,格外分明。

那年月,我们难得吃上一顿扁食。母亲想用她精巧的手艺,把这些素鲜的东西调出别样的滋味,好给惨淡的年味添些迷人的向往。煮、榨、剁,红白萝卜的碎丁儿,掺上面酱、辣椒、茴香,在铁锅里不停地翻炒。香味迅速弥漫开来。

三大件做好时,母亲的年夜饭基本上就备齐了。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开始稀稀落落地响起来。山村的夜晚,在这浓浓的年味里,显得温暖而恬美。

三

山里穷,但过年却有一种仪式感。初一凌晨,鸡叫二遍的时候,家里的男主人就起来了。他把一小捆柏枝,堆放在院子正中点燃。不一会儿,一种含有柏树油脂的清香就弥漫开来。我们谓之“焿年”。柏树有吉祥、长久之意,点燃柏枝的仪式,代代相传,已成为风俗。而且柏枝燃烧之后的灰烬不能立马清除,必须要等到“破五”那天。

闻到柏枝燃烧的香味,孩子们快速跑到院子里。围着火堆,他们将许下新年的第一个愿望。据说,这个愿望多半都会实现。

初一早上的第一顿饭,不能动刀,须由家里的男主人来做。因为女主人辛苦了一年,让她睡一个懒觉,算是一种感恩或者酬谢。按照豫西的习俗,早饭一般是凉粉汤,做起来也没什么难度,各种主料、配料和佐料,除夕晚上都已经切好备足。只要生着火,烩一下就行了。

第一碗饭,照例要端给祖宗吃。每家的主屋里都放有一张八仙桌,桌子靠墙的一面立着已故亲人的遗照或牌位。把饭端上来,燃上一炷香,亲切地呼唤亲人吃饭。

接下来的几碗饭,要端给家族里另立门户的亲人。当然,他们也会礼尚往来,派人回敬一碗。只见村子里的小道上,匆匆行走着一些端着食物的人。我常想,这种互换食物的方式,是多么美好的一种风俗啊!不管食物好坏,它彰显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一份信任、一种熟络,以及乡间特有的淳朴。

中午,吃过扁食之后,串门的人开始多起来。看见有人进门,主人会慌忙抱一捆秸秆或者一篮硬柴为你取暖。瞬间,火盆里红彤彤的火苗就蹿起来了,烟雾里弥漫着泥土纯朴的味道。烤着火,他们的话匣子就暖暖烘烘地打开了。

说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庄稼收成,生老病死。聊着聊着,暮色就悄悄抖开深黑的帷幕,把整个村庄包裹起来。院墙边的泡桐树,隐约划出一个稀疏的轮廓。不远处,三两只狗慵懒地叫着。在这土狗的吠声里,新年就只剩下一个闹静的尾巴。

诗歌·紫陌红尘

## 因为有你

□小鱼儿

因为爱你,所以离开你  
因为爱你,所以离不开你

你总是在我深深的眼底  
翻滚、游弋  
在我眉宇间醒目的褶皱里  
在我温暖、香甜的湖心  
在我头顶金色的浪花里  
与我周围飘飞的空气耳鬓厮磨  
形影不离

因为有你,我知道,一片叶子  
为何要放下自己高傲的身段  
我知道,一粒尘土无法割舍的  
酸涩与幸福

因为有你,我知道  
一朵雪花的来路与归途  
以及它掌心里紧紧攥着的  
闪光的无字箴言

因为有你,这白茫茫的人间呵  
我会完完整整地爱一遍

## 小草致高山 (外一首)

□周桂梅

你巍峨高大,直上云霄  
我平凡渺小,总被你小瞧  
我羡慕你的伟岸  
想与你亲切交谈  
总想把我生命中的绿毡  
化作一股股暖流  
依附在你的胸前  
而你,扬起高傲的头颅  
从未欣赏过我的出现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卑微  
因为,世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彰显我的生命蓬勃  
如果有一天,你脱掉那层绿毡  
有谁还能记得你曾经的伟岸?

## 百合花

一缕春风  
赐给我绿色的生命  
我抖落身上的尘土  
伸伸细腰,整整衣领  
依然站在了百花丛中  
没有牡丹销魂的气质  
没有芍药的脉脉含情  
我只会用高音喇叭  
诉说我的前世今生

随笔·轻风物语

## 多情的“使者”

□张英超

“君看漫天杨花雪,须想天上散花人。”那散花之人是美丽而善良的七仙女吧!她要把千百年来积存的一封封情书化作片片晶莹剔透的雪花传给董永。“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大概是七仙女趁着看管她的天兵天将打盹的间隙,冒着再次犯戒受惩的危险,使出了洪荒之力,不顾生命之虞,耗尽内力,才遣了阵阵仙风把这一封封情书送到人间的吧!肯定是,不然这一片片雪花会是那么的冰冷?因为那一片片雪花饱含了七仙女多少离别的凄凉和泪水。

那散花之人是月宫中舒展广袖的嫦娥吧!“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成仙又如何,谁又能排解她心中的孤寂呢?“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也许是她透过重重迷雾,想到了人间温馨的万家灯火,就把点点泪水幻化成了永不变心的爱情之花,撒在凡间每个人的身上,期望他们不慕虚荣,守得住平凡的生活,与心爱的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那散花之人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她在天国里依偎在奶奶温暖的怀抱里,没有了人间的饥饿和寒冷。她可以和奶奶在天国里围着暖和的火炉,吃着喷香

的烤鹅,歌唱自己的新生活。想必那幸福的歌声化作一个个洁白漂亮的音符。这洁白的音符从小女孩的经历中,知道人间的残酷和冷漠,于是,它在飘往人间的路上,借着风力拼命地挣扎想重回天国,这就演绎了一幕幕凄美的舞蹈。可它终于还是身不由己地落下来了,落在你的身上。听!那一个个洁白的音符是不是在低吟浅唱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哀曲呢?

这样说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雪,都算是天上的女人多情的“使者”,它当然是美丽的:它在空中舞动,轻盈如花,曼妙如醉;它仰卧山川,银装素裹,玲珑有致;它依偎树枝,珠光宝气,艳压梅花。尽管如此,它不恃宠傲物,当凝脂般的肌肤裸露在阳光时,羞涩如初,偷偷溜到背阴处静静地张望着,唯恐有人再来打扰。它是矜持的,但你别以为她可随意亵渎。你无意中踩了它一脚,它就会气韵郁结,量下你的尺码,记住你的不敬。

是的,雪是天上的女人多情的“使者”。阳光里,你欣赏过它欲说还休的秀颜,黑夜里,你细听过它落在双肩的“喃喃细语”,它在讲述女人凄美的故事,表达女人对春天的憧憬。给它一点阳光和温暖的呵护,它会把感动的泪水浸湿整个大地。



▲踏雪寻梅

杨光摄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139.com  
投稿邮箱:13938039936